

著 郎 十 三 永 朝

從康德和平主義到思想問題

附：廚川白村：和平之勝利

任 白 濤 譯



上海棋盤街

啓智書局印行

1930

一九三〇年四月初版

1—1000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不准翻印

上海

啓智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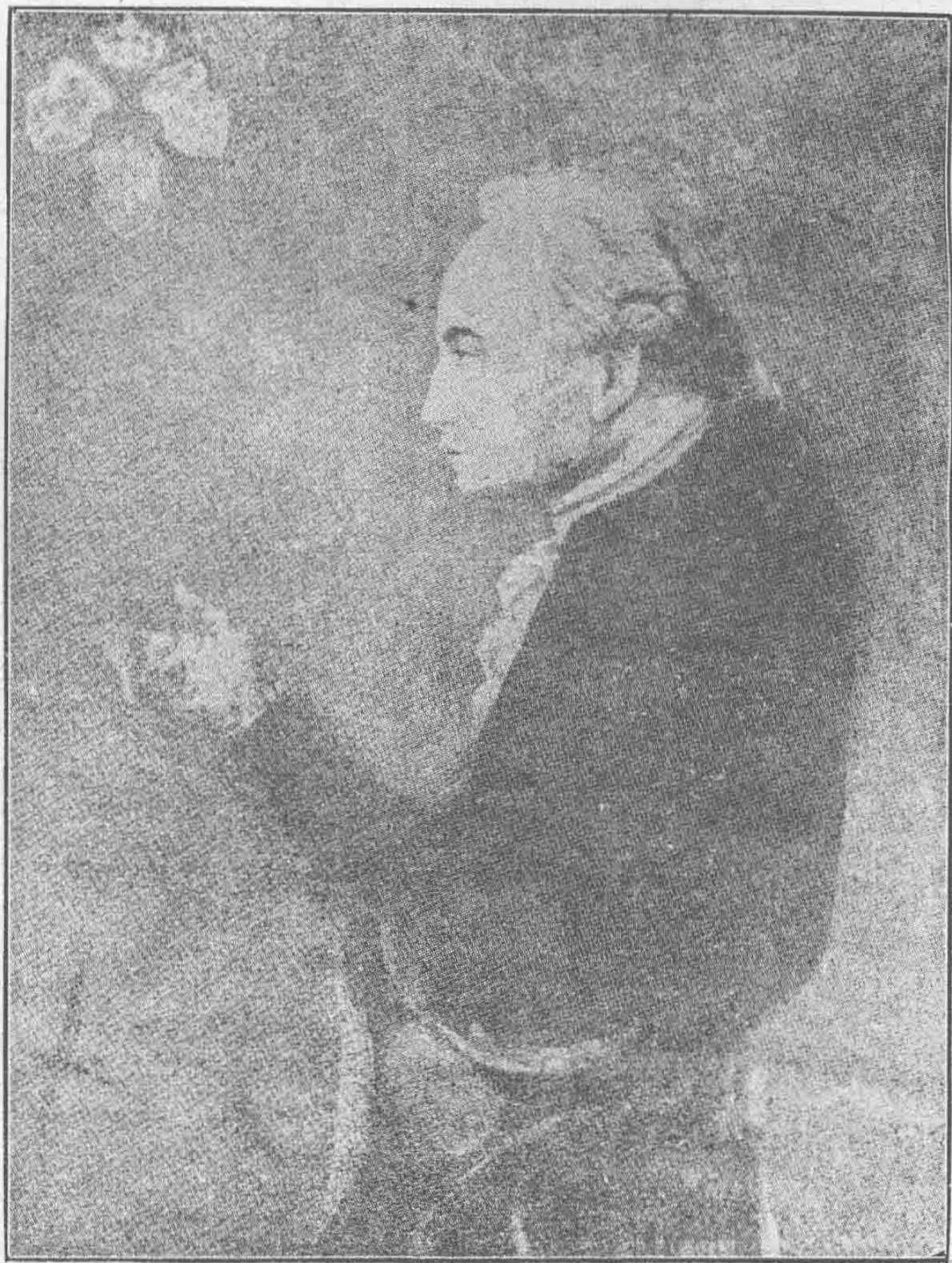
實價大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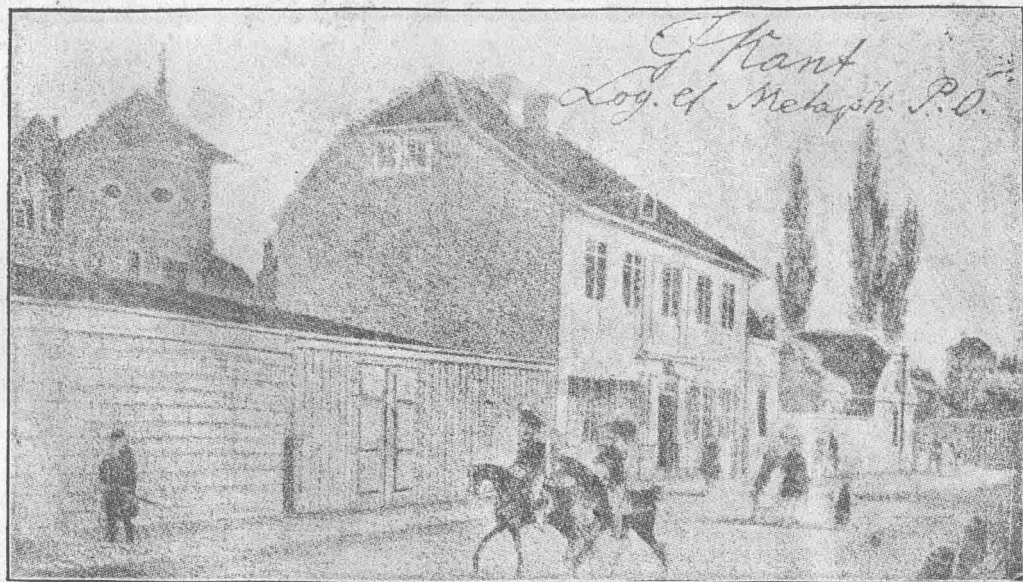
康 德 之 沉 思



居間之德康



康德之畫像，係梅林為康德百年紀念而作，現懸掛於德國各大學。



康德之住宅(右肩爲康德自署)

從康德平和主義到思想問題

朝永三十郎著
任白濤譯

「這種常備軍制度，畢竟是殺人並且爲人所殺的機械或工具，而依給養使用人類的東西，是把人類看作物件以蹂躪人格之品位的東西——」

——頁二八。

「……人類一方面必須要爲這樣的天爲之災所惱，而一方面更依不聽理性的命令的人爲之災——即民族間的兇暴的戰爭——而加重慘苦……」

——頁七五。

譯 話

「民鐸康德號」上我那篇「康德的平和論」，是日本改造社出版的，朝永三十郎著的「康德的平和論」的第一篇；那書還有「康德與政治」及「思想問題與哲學的精神」兩篇。我如今想把它完全譯出，因為我覺得：康德的思想，在現時不但並不算舊，而他所主唱的「當爲」和「理性」的要義。確有闡發的必要；尤其是在充滿不講理性專逞蠻力的現代的中國，在一切新思想正在逢着無理的取締的中國，我覺得這

書實有一出的價值——可以給我們的政治當局者多少的哲學的教訓。在我初譯這篇論文時——一九二三年——實在想不到五年後的今日，我會全譯這書」。這是我在這本書脫稿後，給朋友信中的一段，也就是我要譯這本書的主要的動因。

二

『此論文的唯一目的，是要把做康德研究的涓滴的在康德全哲學體系內的他的平和論的位置及其根本精神又對於別的平和論的它的特異點等，儘力地闡明，同時涉及全般而解說它的內容；即注重於「史的」，不是想爲平和主義的宣傳的』。這是著者自序中的最主要的一

段。其實著者所說的『不是想爲平和主義的宣傳』之話，是有點含蓄的：若是心目中沒有平和主義，多忙的著者，也決不會破費功夫去精細考究康德的平和論；再說著者原是日本哲學界的關心於政治問題而同情於平和論者；在日俄之戰剛了，他一得到日本的朝野，熱中地主張建築可作永遠地記念戰勝的凱旋門之報，便發表反對之論，而從諸方受了『書齋學者的迂論』的非難，這是明治三十九年五月的事情；從此以後，經過十六七年——到大正十一年——又有本書之出現，可以知道它的目的，不僅在史地對於康德的平和論的考察了。況且著者在序文的首段，就說本書第一篇的構成是『爲種種外的誘因所促使』；可是接住他又說『關於那些外的誘引，在這裏沒有說明的必要』。既

有『種種的外的誘引』，爲什麼『沒有說明的必要』呢？我想把著者的外的誘因少說一說，雖然有點僭越之嫌，但就譯書者的立場上說，也是必須的工作；並且這也決不是毫無根據的空談，都是從本書中——尤其是最後一篇中——窺視出來的。

這書實含有對日本當局者及其得勢的政黨上陳請建議書的性質；第一篇的『康德的平和論』，可以說是暗示着一天橫暴一天，一天恣肆一天的日帝國主義之不但不可向前進展，並且應該趕快倒退的意義的；第二的『康德與政治』，暗示力較小，我不願說它；第三的『思想問題與哲學的精神』，這一讀就知道它是企圖救援度度地被橫暴恣肆的日帝國主義摧殘，毀滅，或埋沒了的思想，並且說明實際上這些思

想是沒有被摧殘，被毀滅，被埋沒的可能的道理。畢竟著者不愧爲三島有數的哲學者，是帝國主義國的哲學者；我們在他的委婉的措辭，明晰的理論裏面可以看出他的衷曲之一般；只要那人——假定他是個最高的權勢者——是個有一點點的人心的人，是個有一點點的理性的人，再退一步說，是個有看哲學書的能力的人，我想着他讀了這本書是會大悟澈悟的。但在事實上可是怎樣的呢？在原著出版以前，思想在日本，還算沒有遭遇多麼大的厄運，原著出版以後，思想却頻頻地受橫暴的，恣肆的摧殘的禍害，恐怕這也是著者始料所不及的吧。

——好了！久爲思想之敵的政友會，是已經快成朽木了；據最近的日電，日本的政治當局者對於思想之取締，是已經決定改取極寬大的

政策，不縱右也不抑左，並且要積極地研究新思想以求學問的解決了；這自然是日本的多數有志之士呼號鼓唱的結果，我相信本書著者的以康德哲學的精神作基礎的這篇關於思想問題的透闢的論文是與有大力的。——我們可到任何日本書店看看那堆滿桌，擺滿架的思想書，便知道日本的當局者是怎樣地注想思想的成長與發展了。然而，然而我們中國的現狀，可成個什麼樣子了？根據日籍的思想書的譯本的重譯，不是也竟會橫受摧殘，毀滅的禍害嗎？至於至極平淡的思想書之被禁賣，更是多不可勝述了。一方面高唱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一方面却在製造着國貨帝國主義！我們的古語說的好：『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話的真意義，就是說思想的威勢，等於潰決了的江河，僅

築隄去阻當它是不行的，至少也只能得到暫時的效益，只有任它自流，它自然會找着入海的路徑，自然會開闢新的河道。換言之，新思想最初之到來，雖如潰決了的江河，但這決本足慮，只須優良的工程師——一國的政治當局——用合法而正當的不背反學理的方法把它疏導一下，它便會納入正軌了。要之，著者乃至做發行者的日本改造社公刊此書的一個重要的外的誘因，是在企圖日本的思想問題的解放，而如今是已經見着顯著的效果了；可是新思想在中國，是被帶上嚴酷的鎖枷了。因此，我覺得在本書第三篇中著者所給與日本人的教訓，正不妨藉用作爲給與我們的教訓。——這也是譯者要譯這本書的主要的動因。——著者是君主國的人民，他顯然是有鑒於君主政體的不合

時而著此書；已經做了一二十年的『共和』國人民之我，一想起有譯這書供給大多數『共和國民』閱讀之必要，我真要慚愧不堪的！

三

康德的平和論中給與我們全人類的暗示和教訓甚多；我覺得最重
要並且切合於現代世局的教訓就是他所說的『普遍的王國』。就是今日
的帝國主義國；他說這是『必定要滅絕一切的自由，道德，趣味，科
學』的政體，是『使一切法律次第失效的怪物』（見頁四〇），這是多麼
沈着多麼痛快的話啊！在一百多年前，就能夠把這個大大的教訓給與
我們的康德，真是偉大極了。

另外康德特別給與我們東方人的教訓，而最使我銘心刻骨的，就是四四頁的那一段了；我覺得這真是我們當敬謹領受的教訓；我們受了這個教訓，可以知道『帝國主義』這塊兇惡的招牌沒有除去以前，無論如何，是講不到什麼『內地雜居』的；同時所謂『租界』這個名目，也是非趕緊把它消滅不可的！

四

最後再寫幾段關於這本書的我的零碎的感想。

康德這個哲學家，就某點上說，算是個反帝國主義的老祖宗；單